

四明叢書

張宗祥



袁正獻公遺文鈔

五明張氏均園開雕

序

袁正獻公所爲書錄於王深寧玉海者高宗寶訓七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寶訓目錄二卷錄於眞西山撰行狀者經武要略兵略錄於浙志者陸象山年譜二卷錄於宋元學案者定川言行編錄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者書鈔十卷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清修四庫旣於永樂大典中采毛詩經筵講義四卷載於經部又袁輯所謂絜齋集者得文二百四十八首詩一百七十六首勒成二十四卷載於集部其前後集今不可見存者

僅輯之永樂大典者也展轉傳刻凡五版壽鏞往讀臨川李穆堂所輯陸子學譜載正獻公言行獨詳西山之行狀與王深寧所錄公答舒和仲書皆采擷及之至四明六志中載公遺文亦多考之絜齋集均未見焉然則清四庫所言明初尙有其本厥後漸就散亡者益可信矣宋自乾道淳熙閒陸象山崛起與紫陽分席其高第弟子有舒沈楊袁猶之程門有游楊呂謝著述之流傳惟楊最盛而沈獨罕見舒則賴梨洲搜得廣平類彙殘編僅存者此也正獻公之書富矣乃散佚亦如此壽鏞

輯定川遺書而求公所爲言行編未見全帙於是馳書
馮君孟顥請其采訪一日忽以煙嶼樓藏鈔本正獻公
遺文鈔見示得之大喜過望竟一日讀畢上卷文八篇
下卷卽定川言行編輯之者公之二十一世孫士杰也
並有附錄公之言行及公集校勘記徐柳泉先生書其
後曰眞西山撰公行狀亦當附於後於是爲之重校別
編目錄遂付之梓公淵源家學自質甫先生經史子集
至稗官小說輿編隱帙多所記覽著有養牖閒評傳世
公端粹專靜嘗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

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卽就遺文八篇而言曰學之於人猶食之有穀粟衣之有桑麻豈可一日闕哉曰其質旣美加以切磨培植之功孰得而禦之曰充火然泉達之端謹牯亡茅塞之戒其答舒和仲也尤諄諄於日課一經一史曰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慈湖中年以後卻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諸如此類王深寧稱其尊德性實根本於道問學未嘗失於一偏至於因晚楊梅之餽推

之於大才晚成尤當以是自儆蓋服膺之者深矣賡隱
一原敬義俱立後生小子讀此能不自勉乎抑考之鄭
志士杰字襄臣當清同治七年正獻公從祀文廟襄臣
奔走尤力孝子慈孫不忘所自既稱道於鄉人而什一
之存墜緒茫茫收拾叢殘於數百年之後猶得重覩耿
光不益可景仰歟忻君紹如輯四明清詩略錄襄臣詩
三首風雅宜人不懈而及於古雖以諸生老固無愧大
賢子孫矣莫爲之後雖美弗彰昌黎之言豈不信哉民
國二十五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袁正獻公遺文鈔卷上

宋鄞 袁 燾 絜齋撰

二十一世孫士杰敬輯

昌國州儒學記

淳熙十六年令王沆徙於丞廳之南役未竟夫官令錢棣繼其事嘉

定甲申令趙大忠葺治增益

闡斯道之興發是心之良而輔成國家之風教者其惟學乎夫學之於人猶食之有穀粟衣之有桑麻豈可一日闕哉四明之有昌國海中一島也厥地狹矣而土生其閒俊敏逸羣修潔自將者時時有之其質美矣加以

切磨培植之功孰能而禦之前乎此非無賢令尹也而教養一事多闕而不備豈不知當務之爲急哉或者其興若廢與兵刑財用不同非有朝家之威命大吏之督責姑徐徐焉未見獲戾故雖有所興爲不過一二焉而止此其勢然也若夫發於誠心無所畏慕而自爲之其度越他人顧不遠哉今承議郎趙侯清獻公之裔孫也典型猶在喟然興歎曰事豈有不可爲者哉力或不足痛節冗費可也檢柅吏奸毋俾滲漏可也義所當爲勇於必爲可也士有餘力資以爲助可也如是而後其用

足矣左之右之莫不如志而建學之規摹在其中矣或因其故而葺治之或剏於今而增益之曰殿曰堂屹然中居曰齋曰序翼然旁列門庭由是莊焉像設由是崇焉祭器祭服由是作焉廩廩以儲之垣墉以衛之承學之士皆得優游涵泳其中而又課焉試焉以警厲之焉飛魚躍咸受其賜無有終極可不謂盡於其職乎且南安一小郡耳而東坡蘇公記學之成稱其甲於江西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典領得人能使其居有恤理固然也今侯之所爲其亦若是也夫雖然侯之設心非獨

茲事也嚴祈報之典則冢土是崇卹窮乏之民則委積是豐戶籍之要所以窒欺僞也海步之就與夫嶺路之夷又所以便往來也凡有益于民者是究是圖如恐不及矧爲禮義教化之宮其汲汲也宜如之何侯名大忠三衢人擢進士科居官所至可紀無忝厥祖矣余是以深美之

延祐四明志

謹案此文與大德昌國志及康熙定海縣志字句多異而大意一致故不具詳

遷建嵎縣儒學記

寶慶會稽續志嘉定七年令史安之修建於縣西南繼錦坊

岷古剡也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杜少陵之詩云爾
夫秀異之氣周流磅礴鍾爲人物必有資稟英粹爲時
翹楚者維古盛時待士厚長養磨淬良心德性日益著
明於是乎皆爲善士卽今之士類而以古人長養磨淬
之道與之周旋遲以歲月則亦當有不可勝用之才四
明史侯之爲岷宰也悼學宮之壞棟橈柱欹俊秀肄業
無所欲一新之舊學在城之隈境非爽塏氣鬱不舒周
覽以求勝處適得今地臨流負山面勢宏傑經始于去
秋而告成於今春殿堂齋序倉庫庖廡凡屋百間堅壯

軒豁士業其中雍雍愉愉有雲飛川泳之適侯太史之
孫今丞相之從子生長金玉淵海之間益自砥礪不溺
豪習而留意於學宮可謂知本務矣諸生亦惟靜觀此
心與天地同本與聖賢同類充火然泉達之端謹枯亡
茅塞之戒更相磨厲儒風大振則侯之至望也哉

浙江通志

本寶慶會稽續志

武學登科題名記

於皇我國家網羅雋彥不局一途凡儒學之士既教之
養之而士之有武勇者亦封殖是務武學之設自仁皇

始列聖因之教育不廢高宗駐蹕錢唐念舊典之不可
缺也迺紹興十有六年申敕攸司復還偉觀于是南北
既通和矣偃兵息民無復餘事而猶垂意于此足以仰
見聖哲之心居安慮危先事爲備豈顓以和好爲足恃
哉夫士不素養無以應猝而所謂士者非徒武勇之謂
古人有言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用之于戰
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成周盛時軍將皆命卿
分職率屬臨敵制勝同是人也武勇者乎君子者乎仲
由言可使有勇必又曰且知方也越王句踐有君子六

千人建武中興祭遵爲將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呂蒙就學之後魯肅偉其議論郭汾陽功蓋一世實繇武舉發身近世狄武襄最善用兵乃於左氏春秋得之是故爲將而不知古今一夫之勇耳自學之復餘七十年嚴于騎射之試所以選拔奇才也而必講之以師友訓之以德義覽觀羣書古人是式抑又所以培植其本根焉或由舍選升或以科舉進炳乎相輝可謂盛矣哀其名氏勒諸金石植于學宮而傳之久遠非徒設也其閒卓然奮發以功業自表見者足以起人之敬慕厥或湮沒而

無稱與草木俱腐者人亦必賤惡之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貪名也名之不揚由夫實之不至是則可憂也魯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與夫規規目前者大有間矣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聖門所以垂教也覽者詳之嘉定十年八月朔日

咸淳臨安志

豐惠橋記

豐惠橋初名酒腐橋宋上虞令樓杓重建洞橋易今名

俟以學從政以政宜民凡可便于民者知無不爲不苟目前之安圖爲久長之計縣市有酒腐橋周顯德中所